

保大二年

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

第廿一卷



漢文
越文
主筆范瓊

印刷所河內東京印綱

●南風雜誌第十一年下半年目錄攷

保大二年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

△第百十九期 [西七月]

張敷

本誌十週年紀念

阮長祚先生遺草 (續編)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今詩摘錄

歷朝憲章人物誌卷九

海陽荊門馮仲潘陳情表

阮長祚先生遺草 (續編)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鄧陳常公遺草

陳子敏公遺草

鄒陳琨公詩草

恭進嘉定通志表

歷朝憲章人物誌卷十

★第百廿一期 [西九月]

張敷

廿七

卅一

卅九

廿五

廿五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九

●第百廿三期 [西十一月]

張敷

廿七

卅一

卅九

廿五

廿五

廿五

廿五

●第百廿二期 [西十月]

張敷

廿九

廿六

廿四

廿三

廿一

廿九

●第百廿四期 [西十二月]

張敷

廿七

廿三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九

張敷

廿九

廿六

廿四

廿三

廿一

廿九

●第百廿一期 [西八月]

張敷

廿七

廿三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一

廿九

歷朝憲章人物誌卷九

院長祚先生遺草 (續編)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今詩摘錄

歷朝憲章人物誌卷十

楊忠烈公之風節

大南高僧傳 (續三)

(文苑) 古詩摘錄

今詩摘錄

憂天氏詩草

世界近聞

歷朝憲章人物誌卷十一

◎ 本誌十週年紀念

〔南風〕

本誌自發刊以來。多蒙愛讀者之歡迎。瞬已十載。此十載內所刊行之內容。其大部分者爲保存國粹及鼓勵國文二者。

我國之國文自陳朝以來。久已發達。至黎季爲盛。然其大部分爲韻文。駢偶文。至於散文體爲絕少。間有一二散文體亦不過見之奏答書札而已。殊未有著爲論說洋洋數千言數萬言。攷其得失。論其是非。以表真正之原理。而可與各外國國文並駕齊驅者。夫已謂之國文。而未能發輝國民思想及意思。見之於文章議論。以求有所補益於社會。而僅以風雲月露供少數人之玩味。豈非國文之權力大有缺點在耶。本誌孜孜以此策勵。以國文著爲長篇議論。發輝一切思想及意思。于今十年。國文之文體爲之大有進步。循至今日。我國文之勢力已有美滿之結果。此本誌差足自慰之處也。國家當新舊之交。青黃不接。世人往往喜新厭舊。其流弊遂至於盡棄我所有而不之知。危險之機。孰有大於是者。本誌孜孜以此爲念。十年以來。凡對於所謂舊時之文化者。無不搜羅收拾而保存之。大而憲章制度。小而風俗習慣。其用意蓋周且到者。我國民若欲攷古。則於本誌亦大有貢獻在焉。此亦本誌區區之本意者。

本誌之職志已如上所述。然豈本誌同人獨力之所能爲力哉。蓋亦藉海內諸大人君子贊助之功居多耳。計自本誌發刊以來。多蒙愛讀諸君或投稿。或贈文。或爲之鼓動。或爲之介紹。以直接間接之爲力。爲有形無形之贊助。故本誌發行範圍愈日愈廣。愛讀者愈日愈多。以至有今日之現象。此本誌對於海內諸大人君子深表感謝之懷者也。

本誌同人更有所進者。以世界現象如此日新月異。國內況狀如此火熱水深。上對政府下對國民。今後對於時局方面又不容不注意者。報界實負最重大之責任。顧本誌識淺力薄。不知將如何以塞其職責。正深自慚竦而不知所爲者。

本誌同人於此有三大願焉。一願海內愛讀者諸君。對於國文方面竭力提倡。如何而使之愈日愈昌。成爲各學校所必需之文學。則將來各種科學必由國文繙譯而後教。國文之勢力日以大。國民之教育易以普通。國家進化之前途實於此有大希望。

一願海內愛讀諸君。對於國粹方面。竭力保存。如何而使之數千年來我國所固有之精華。維持鞏固。以爲國家爲國之根本。國民道德之淵源。自己有自己之資格。然後輸納現代之新學。以補助之。則國家之基礎自然堅固。可以日進於彊盛矣。

一願海內愛讀諸君。對於時局方面細心研究。政治方針。教育方針。爲我國民示之。以正當之目標。爲本誌惠許多正大光明之議論。本誌便以之公表於民。是非非與我國民公之。則趨向之方不至誤入迷途。此又本誌之所深希望也。

以前十年。本誌已藉閱報諸君之見愛。以有今日之榮幸。今而後本誌持續發行。以至於無窮止。亦願諸君持續愛顧。爲本誌作一臂之助。使微力如南風雜誌。亦有補助於國家前途之希望。南風之薰兮。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風之時兮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本誌得一賡此古詩。而與國民共之。則榮幸爲何如耶。

今本誌同人因此十週年紀念。姑誌數言。以表感想。并以答謝平生之愛讀南風者。

◎ 阮長祚先生遺草（續）

▲六利詞

竊惟國內多故。人急計生。天意助人。出於意外。是以孟賢有敵國外患之說。先儒有天心仁愛之言。故自人事觀之。普宇內各國。未有不由多故而能駕長馭遠者也。自天道觀之。更又妙焉。者。造物之福人也。以漸而致。遲之大數。而後能見。明於天理者。不以目前憂患而致憾于天。蓋造物之生萬物也。憑人使用而非有愛道愛寶也。但以人多狃於宴安。不肯盡力。以搜發秘藏。使宇內山珍海錯。地寶天行。未盡其用。自有人物以來。將七千年。統天下而計之。其得享地皮之利者。未及十分之四。且造物之生人也。同是一源。而現今普地面文少蠻多。豈造物有厚薄於其間哉。惟其辰有未到耳。譬猶父母之於衆子。長者使之立業營生。幼者教之數目應對。亦止循其序耳。由是而逆推造物措置之意。無不有心計於其間。其欲人之增廣智識。以闡啓天地之精英。則贊界人類。以一無窮之願。欲使之搜奇求勝。又恐人之安於常故。不肯相通。則又於地上各有土宜。各有豐嗇。使之因此而開通來往。以先覺後。變蠻爲文。以參贊造化之所不及。以顯人類靈性之妙用。若使我人視聽食息。只順其自然。如無靈之物。而不界之。以調停運使之權。其何別人靈於萬物哉。是以五洲之土。四面環以大海。洲內貫以大河。聯以平原。以之疏通舟車。又截以山谷。橫以險隘。使之自開門路。以達地寶脉絡。凡大地之內。如此妙理最多。未及詳述。茲總而言之。此人類一天覆之一地載。一日升之一月恆之一氣。盈之一火溫。一水潤之。一風薰之一理。經之一性。同之其始。由一而分。其終亦合於一。方成天地之大用。爲此造物主不忍。天地大理之終於晦塞。亦不忍人類日用之終於畫地爲之多。

阮長祥先生遺草

四

方以啓誘遷徙。使之大同。於三千五百年之前。東方初啓淳闊漸開風氣。而百務以興。至中古而日盛。一日。此時西方。獮狉未變。故東方西北諸胡代而有其地者屢矣。於焉西方漸被東方之化。因兵端既啓。則此往彼來。自相偵探。凡此之未有者。則思過都越界以攘之。凡彼之被侮者。則思效法勝己者以敵之。盍不觀我國昔已曾被中土之侵割殘破。然造物禍之所以福之。我亦因此而爲文獻之邦。南海三國。我與緬甸暹羅。然兩國猶存昏鄙。遠不及我。豈非以此故耶。當周之時。弗林之儒已過中國。漢武已由身毒通大夏。當南北朝北狄已據有西方。至元世祖未削金源。先開西北。東方之西南。西方之北。東南方之北邊。凡潤澤形勝之地。無不跨而有之。使東西二方之陸路相通爲一。至元末。駙馬撒馬兒四千號哈唎國。威行西域。西方人有投之爲行伍者。因携火砲及諸奇器以歸。西人久亂思治。因倣其法。而造爲鳥鎗。以拒戰。以及各樣奇巧。皆從東方爲之藍本。迨其後學術器藝。日益求精。而生巧。巧極而生勇。一變前日之懦弱昏蒙。迨至前明而蒸蒸日盛。無所試其勇。於是展轉西尋。忽得西洲。是新世間各國據爲已有。開天地幾千年之荒蕪。變風土幾千年之陋習。初時土人按劍相視。已而漸漸日近日親。盡學得西方之奇巧。不出百年。而揮戈相逐。昔爲西方之屬國者。而今爲西方之與國。彼既因西方而變舊習以富強。西人亦因彼土之利以自給。是昔之爲切齒深仇者。而今爲永好兄弟。自西人旣漸減彼土之利權。侈心不已。治船閱砲而轉之東方。東方諸國。雖爲百藝之祖。然其性耽於安樂。不好更爲。且昔日亦已曾威行天下。侈然自足。思天下無有以勝己者。於是專以浮文爲尙。尊媚爲學。以漸博目前富貴。而未運爲尤甚。此兼指各國而言一有外敵猝至。卽視爲異樣人物。異樣智巧。而不知彼之今日機巧者。皆我東方昔日之餘也。造物主昔旣先以畀我。而我用未盡善。

然而物極則反。古來無不破之術。而挾術亦有必窮之時。不幾百年。則東方諸國亦因此而敗彼也。現今五印度已有其漸微。故曰彼西人是賣智勇者。若人能善買之。則不久而彼有轉為己有。以我山海未有無窮之利。而易彼之智。彼望其荒。我享其熟。如西洲各國者。夫我既盡彼之道。如逢蒙者。然後以我原有之智力。又添從彼買來之智力。地則我地也。借彼以植其智。民則我民也。借彼以教其巧。彼之智巧漸老。而我之智巧方新。以二智敵一智。豈有不勝者乎。如西洲者。是其證也。

又用我禍我以畀彼。彼既得我之餘。則視為珍貴。日加粉飾。而轉賣於我。以網厚利。夫造物之造大
地也。原以公付之人類享用。非一人所得而私有也。故於草莽未闢之初。已先使人類散居地壤而
各自雄長。以墾治開拓。迨山川既通。險阻既達。則又使之貿易有無。以利用厚生。以推究來歷。而漸
漸認識原初之兄弟。同是以一本相親相愛。以有餘補不足。通功易事。各得相資。然後合天下爲一家。
以盡享天地之妙用。不然處於山者不足於魚鹽。處於海者不足於獸木。處於我國者不足於藥
處於中土者不足於米。造物是仁愛公平者。子皆其子。何不使一國自足。一國之用。不需其他。一人
自足。一人之常。不資其友。以免來往之煩哉。然而人情先忤而後合者。其合益親。人事先難而後成
者。其成必久。故於將合將成之初。必有猜疑困頓之害。方得相安久永之利。蓋有猜疑必求明白。有
困頓必思休息。至於一旦了然。方知造物之所安排分付者。不得違改之也。故自其前而觀之。則
物莫不各有主。而彼此相嚇也。自其後者。而觀之。則物莫不各相輔成。而適平其願也。不然人
類均是造物之子。若使彊大者屢得一時之利。而不陰使弱小就中得生。久遠大利。以補大害。
至公之謂。何向上議論。即是天下分合大勢論中之一條。皆是天地寔事寔理。自初闢至未闢。
只此而已。雖有強辨者。能非之於暫時。而不能非之於終古。微今摘而上言於前者。蓋亦以當時我
國學究者。多有援古非今。辦言亂政。羣議囂然。以激成朋黨。而敢於誹謗朝廷。殊不知時勢遷移。古
法不可行於今者甚多。是以先賢曾云。識時務者在俊傑。而不云識古務者。蓋存危治亂。非智不能。
稱道先古。雖愚有餘。故智者論世而爲之事權。事而爲之謀。隨時變易。以人合天。如今日列位大人
所詢及草野各條。而不拘常格者也。茲微先揭問條之當略者。而先言之。更附濟急論一段于略條
之末。然後詳言五六大事理。這是當今之急望。勿置之過目而已。統計作絃弩及鑄炮鑄五金等。

法。并視學、重學、化學、採煤礦各方。其要歸於先有器具。這各藝是施之行事。寔物學之非難。而行之爲難。且費用甚多。而得利亦十倍。習學與器具。要須一時並行。闕一不可。若已學得其大略。如_{微者}而無器具。至其難者。又無人傳之。只識其理。其用而已。亦難抵于行。若行之。亦須多番試用。以去其阻礙。方盡其妙。且試用創作。亦有易成亦有難成者。多有不測之害。若有人漸識其理者。將成大用。萬一疎虞。而機器發裂。則千金易得。一將難求。得百莫邪。不若得一歐冶之巧。此又利害之尤甚者也。夫天下之事。有大利必有大害。若不循其次序。則不惟其利不若其害。而功亦難成矣。茲_微先請先裕其財。_{如此段之未所敘者}。以爲學習及器具支費之用。既買得器具。然後與學習並行。則器用豈有不成而巧妙。豈有不進者哉。統計鑄彈砲及紅弩之法。其要歸於重學。而視學以輔之。其鑄五金及採煤之法。亦歸於重學。而化學以輔之。其駛船之法。專歸於視學。而測學算學以輔之所謂重學者。凡用力加於體質而動。然不能令本質盡變。名曰重學。其要歸於二端。曰簡器曰繁器。而二端之用。又歸於三端。曰重。曰力。曰倚點。凡器皆爲助力之巧。法有時用。法令器發出奇巧力。一若器自。有生活之力者。助力之器有三。曰桿。曰滑車。曰斜面。是爲原器。又有三。曰輪。曰劈。曰螺。是爲次器。凡重學之寔事。功用皆歸于上數端。然其學亦繁難。非精于格致者。不能辨別。若有不能辨別。而用諸樣機器。往往犯危險之害。凡日月行星。地動。及輕氣流質定質。并人力造作諸事。一切動與重者。皆統于此學。故其辨別最難也。若夫視學。則用以察高深。凡天上地面地下各行光差。視差分微。並各動植目所見或不見諸物。以及圖輿地脉產物。真偽混雜。各各分別者。歸于視學。化學。則能令諸體質變化。異于重學。用之以察分五金。及重質定質。電氣吸鐵氣諸端。以別其性之雜。其用之宜。使各質剛柔相補。

以平其運動。探煤及火船汽機亦歸于此。存如作紅弩亦與子母炮之法同而更易。然其要歸于鑄器。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。若無器範其何以行之哉。總而言之向上數條其理其事俱不外于自然之力。若不先明這力以爲之基。則學之終身亦茫無措手。雖用得一二亦不過依樣畫葫之器。而不能善于變化。以因此識彼。以觸機生巧。故自然之力爲學者第一關頭。不可不先明之也。以上數條另有專書備論。非一時筆墨所能盡述。然目未見其用者。而無從旁以譬喻解說之。則其字法字義亦難盡曉。微故舉其大要者而略陳之耳。存如採煤一法。先須得明于地理脉絡五金八石。及地壳諸動法。如微者幾人遍行通國。搜尋探試。三四年方得。蓋煤鑛至深于各鑛。而多生于平原少生于山谷及水遷層。若有煤突出地面者。不惟不好。而其鑛亦少。採之易盡。且煤多生寒道而少生熱道。然今熱道亦已尋得一二處。想我國亦有之。又煤鑛多生於近鐵鑛。此是造物之妙用。又有泥土古林似乎煤者。然只用以炊爨而已。以之駛船則無力。曾聞人傳說海陽有煤。微想是吉林而已。雖未到其處。不敢定說。然海陽太半是水遷層。亦是無煤之一證。這尋煤之法。有多隱迹。不能盡述。然尋之非難。採之惟艱。方其淺也。不過多用人力亦已取得。及其深而斜入一二千尺。非用火輪器械以竭水。則不能取。又地內常發毒氣。著燈猛炮藥中之立斃。必用妙法及通風之法。如西人者。方免其患。又斜入至深。多被陷壓。須作橫臺形以防之。方得向上採煤之法。用功甚難。而其利大於金銀諸鑛十倍。故不得不盡力設法以取之也。夫強國之道在於豐財。財既豐則糧食足。器械精。城池固。國費充。諸利由此而興。諸害由此而減。一有大故。只取之宮中。免爲民病。其益不可勝計。今我國公財皆由於稅所出。有限未有多法以裕財。如西方者。微之所謂裕財。非謂其削民以肥國也。特

因天地自然之利以生財。而國富民亦富也。夫我國一面濱海。一面靠山。中間貫以平原。橫以多河。其往山窮水盡之處。不過五六日而已。非若他國之遠海遠山。或少海多山。或多山少河。或多砂磧。或多槁壤。著此真是地球中一好地勢。各國曾艷稱之。亦以山海相近相同。其利最大也。且我國人身體圓平適中。多有才智。兼有善於效法人巧之才。學習人善之性。非如中國人之傲然自足者比。故各國聰達之士詳論天下大勢。以爲我國既有好地勢。又有好人性。則他日之昌大亦未可量。但只惜其泥於舊習。拘於章句。故未能縱橫四海耳。他日微作我國地勢敘十紙奉上。觀之自應奮躍。今我若能漸整其故習。既設法以利公。又以利私。以我既有之善法。又兼天下新創之善法。並行不悖。此善法今未及叙。則凡天下之新有者。我亦同有。而我之原有者。天下所無。如此則誰敢侮予乎。今微謹將裕財以濟急。一款稟其大略如左。
一是海利。海利莫大於魚鹽。二是林利。林利莫大於材木。三是土利。土利莫大於絲麻。四是鑛利。鑛利莫大於銅與錫。這四等利。除土宜納稅外。再設善法。如西方以取其產物。然後派官船往販諸國。又載各國產物。我所無而切用者。以歸計往返之利。常得三倍。除或有煤外。如銅錫者。北圻一貫。將賣與彼。可得入貫。其他如絲麻魚鹽。亦然。且北邊毗連雲南。而雲南之絲。是天下第一。彼所以要北通良江。南通前江者。以此。前日微已詳稟。茲不具述。夫世運愈下。天下莫不以財力相尚。彼既要競我之利。則我豈不知取彼之利乎。報施之道。不得不然。或謂民上者。只行仁義。自然有利。何必開好利之端。而與民競乎。殊不知爲此說者。最能誤政。前賢之有是言也。其意只以救時之弊。恐其行利而不依仁義。後儒不推原其意。而創爲過高體面之談。然迹其行。而往往因利害而自失。其操守。所謂言則賤之。行則下之者也。蓋不觀徐偃王爲義而滅。子增學堯而亡。哀公好儒而削。代君

好墨而殘學。古未嘗不是。而四子獨以亡者。遭時之務異也。盜莫大乎盜國也。而成則爲王。諸侯之門。義士依焉。故用之得其時。則爲仁義。失其時。則爲暴虐。拘儒不善變化。往往搖唇鼓舌於成敗已了事。明如鏡之後。尙論英雄。倘身當此境界。不惟茫無措置。而且仁義之端。是非之際。亦無甚分別也。推其故。亦不過行不到此地位。而肆爲高遠。人想不到之論。以自相標榜。而冀世之權力者。物色之耳。其視好畫魑魅。而憎畫狗馬者。其何以異。大凡天下之事情。借美名以濟惡事者。則爲愚冒惡名。以成美事者。爲智。天下之善用而成美名者。不善用而成惡名者。莫過於財利也。惟善取者多入。而無怨。入無怨。而又善用。則爲仁義之基。故造物之未生人也。先造天地萬物。然後有男女。其證甚明。上古人類始繁。卽有日中爲市。以利需用。然後教化漸興。蓋造物之愛人也。先默教之所急。而後所緩。凡世間日用常行各事。由上古中古而至末世。未有不由造物啓之。而造物之所啓者。必使民上者操其權。以開物成務。君上既代造物之權。以牧民利民。則凡民間所有利益。當行之事。豈有不當躬身其事。以爲之唱率乎。中古不曉此理。妄爲與民爭利之說。如昔人爲大夫。不許其妻紡織之類者。而不知有國而自委公私匱乏。以致懦弱不振者。實由於此。何不推國君而求豐財者。以爲己乎。則一己之用。有限固無論。夫窮奢極欲者。然則將何爲乎。只以爲國爲民而已。譬之父母勤苦生財。將以遺厥子孫。不知者而自笑。父母以爲行勞苦輕賤之事。豈不大悖父母之慈心乎。今而有國。既充於財。則供億徵發之日少。而強大鞏固之業。日增萬一。有禦侮以寧邊境。戢盜以安閭閻。兵興一日。所費千金。以國之公財。而保民之產。其仁義恩惠。孰大於此。卽此一端。而其他亦類此。如此而有何人。猶援與民競利之說。以阻壞國事。而加君父以何名者。將何以爲忠乎。昔太公封於齊。舉賢尚

功而誅東海高士者以此。現今微所請裕財之義。尙有多路。雖行之百年。亦未能盡其法。特先舉其急者四等。用以濟一時之急。仰體造物既畀我國以好地利。而行之以爲民之倡存。如設何妙法。朝廷自有經綸。非微所敢饒舌。夫如是。則真是爲民興利。而非取民之有者也。方今之世。天下各國之用。以富強者。未有不由此道。盡天下行之於前。而我行之於後。孰得而非之乎。再請使各濱海富戶。有能買得駛海大船。而載我國有餘不切之物。往賣各國。又載我國切用之物。以歸。而征其稅。以益國用。若有何人多得捆載者。量加給賞。以示奮迅。此有一大利焉。蓋我所有貨物。除需用外。盡載以往。彼又轉而之他。無所用往我爲也。若彼欲以彼貨往我。則已有我船載回。與同邑同省交易。豈不易於買彼乎。如此。則彼自然無求于我也。彼所以求通商于我。以我民不能行遠故也。蓋造物好生無窮。既與我以好地利。又與我以好人物。必將俾我昌熾。以合成宇宙之大觀。故我必當承造物主之開導警策。而轉禍爲福。轉敗爲功。以盡賦予之智。以開天上地下之秘。腐儒不知時變。拘執印板義理。妄謂朝廷開門揖盜。殊不知時之來不可遏。時之去不可止。造物既已安排。而我不權。宜暫與彼通。反而自奮。以合造物開導之意。普東方濱海之國。造物既以開之。而獨我能閉之乎。况一國之利益。其權力行爲。操乎君上。及與國同休戚者。而上有造物。暗爲行使。止尼爲民上者。既能後天而奉施之於行。取予大事。安知非造物默牖之乎。造物既仁愛人君。以推及萬民。而目前暫見不平。腐儒得何默牖而能非之乎。微之爲此言者。非以迴護彼也。誠恐不知天意人事者。既持一說。以失之於前。到事已如此。又不思仰合廟堂。或算而合心。同力以徐圖大計。使朝廷既憂其外。又顧其內。是誠何心哉。試觀五印度於乾隆十七年。不欲與英國以一城。而予之盡幅緬甸於道光四年。

誅東海高士著以比。現今微所請裕財之義。尙有多路。雖行之百年。亦未能盡其法。特先舉其急者。四等用以濟一時之急。仰體造物。既俾我國以好地利。而行之以爲民之倡。存如設何妙法。朝廷自有經綸。非微所敢矯舌。夫如是。則實是爲民興利。而非取民之有者也。方今之世。天下各國之用。以富強者。未有不由此道。盡天下行之於前。而我行之於後。孰得而非之乎。再請使各富戶。有能買得駛海大船。而載我國有餘不切之物。往賣各國。又載我國切用之物。以歸。而無其稅。以益國用。若有所人。多導捆載。皆量加給賞。以示奮迅。此有一大利焉。蓋我所有貨物。除需用外。盡載以往。彼彼又轉而之他。無所用。往我爲也。若彼欲以彼貨往我。則已有我船載回。與同邑同省交易。豈不易於買彼乎。如此則彼自然無求于我也。彼所以求通商于我。以我民不能行遠故也。有一外國人云。此計最毒。行之不出幾年。西人自然棄地而去。不須攻戰爲也。且彼既幸我足不出戶。而倚勢力以攘我之利。而我則依公道以杜彼之貪。取彼之利。知冥冥之中。其必有以暗助我也。蓋造物好生無窮。既與我以好地利。又與我以好人物。必將俾我昌熾。以合成宇宙之大觀。故我必當承造物主之開導警策。而轉禍爲福。轉敗爲功。以盡賦予之智。以開天上地下之秘。何必腐儒不知時變。拘執印板義理。妄謂朝廷開門揖盜。殊不知時之來不可遏。時之去不可止。造物既已安排。而我不宜暫與彼通。反而自奮。以合物開導之意。普東方濱之國。造物既以開之。而獨我能閉之乎。况一國之利益。其權力行爲。操乎君上。及與國同休戚者。而上有造物。暗爲行使。止尼爲民上者。既能後天而奉施之。於行取予之大事。安知非造物之默牖之乎。造物既仁愛人君。以推及萬民。而目前暫見不平腐儒。得何默牖而能非之乎。微之爲此言者。非以迴護彼也。誠恐不知天意人事者。既特一說以失之。

於前。到事已如此。又不思仰合廟堂成算。而合心同力。以徐圖大計。使朝廷既憂其外。又顧其內。是誠何心哉。試觀五印度於乾隆十七年。不欲與英國以一城。而予之盡幅緬甸於道光四年。不與英國以一塵。而與之半璧。皆在於不知彼知已者。以致誤國。微所以前年不避罪責。先進和詞者。正爲此也。現今局面未有底止。微謹獻濟急論中第一緊條。其要在於求帮手有六大臣焉。孫子云。攻有餘則守。攻有餘而後有援。更易爲力。况我攻既不足。豈不當急於求助乎。去年稟微已詳叙西方現今事勢有類戰國。此是分合論中之一條。清道光亦云。禦戎上計莫善於夷攻夷一策。微總觀天下各國三百年來。能以計若彼者。雖有多端。而策一發無不中者。是因彼以逐彼耳。所以前年陳情紙有恢復之期。非求之于本國。而求之于天下之說。蓋自十五年以來。微已明知今日必有此患。故悉以搜求衆智以益我者。殆非一日。統計其大要。一言而足。只以天下已中彼譖計爲懲。以防彼。又以彼已中天下譖計者爲法。以逐我。無有不勝者。蓋彼已盡走天下。以此計施之此國而中。又移之他國。然往往亦終以彼計敗。彼善溷水者。必死於水理。有固然而造物是各國之大父母。亦不忍置二子之終於吃虧者也。

嗣德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

文苑

古詩摘錄

吳爲貴遺草

光中甲寅初山雨雙青青峯侯直昇龍城之西。過柳杏天仙新殿。殿前堆立。聞琴聲。噍噍殺之盈人耳。入視之見滿座薄施空粧。老少相半。琴聲老少之間。年可六三上下。叨之則天仙新童也。原琴者以琴藝侍鄭王。失散後藝爲業。仰此此爲生涯。其除滿座薄粧。不是某權門侍候。則是某權門賦伯。自述詞意。淒惋動人。予每哀紅顏之薄分也。代製一曲使自爲怨。名之曰閑情操。中獨借琴者意。其詞曰

不與英國以一塵而與之半壁。皆在於不知彼知已者。以致誤國。微所以前年不避罪責。先進和詞者。正爲此也。現今局面未有底止。微謹獻濟急論中第一緊條。其要在於求帮手有六有利焉。孫子云。攻有餘則守。攻有餘而後有援。更易爲力。况我攻既不足。豈不當急於求助乎。

嗣德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

▲文苑

◎古詩摘錄

吳爲貴遺草

光中甲寅初。山南雙青峯。侯遊昇龍城之西。過柳杏天仙新殿。殿前堆立。聞琴聲。噍噍殺殺盈人耳。入視之。見滿座薄施宮粧。老少相半。琴聲老少之間。年可六三上下。叩之則天仙新童也。原琴者以琴藝侍鄭王。失散後以藝爲業。仰此爲生涯。其餘滿座薄粧。不是某權門侍候。則是某權門戚屬。自述詞意。淒愴動人。予每哀紅顏之薄分也。代製一曲。使自爲怨。名之曰閑情操。中獨借琴者意。

其詞曰。

人生最苦是女身。女中顏色更多屯。悠悠千古無人作。誰爲紅顏換造因。紅顏履歷當何似。三春楊柳半憔悴。落花流水不勝情。人生過此方知是。妾家初在柳橋湄。柳橋多產女宮妃。朱黛粉脂成習染。人人爭事鬪蛾眉。不論紅樓與白屋。懷中女子重如玉。生來不務蠶桑業。傾產供粧隨意欲。恐妨春笋指纖纖。不敢用力擣秋砧。金釵不憚千金費。畫眉縷縷捲重簾。十一十二學歌舞。十三十四學詩賦。五十六學彈琴。盡把風流歸兩袖。琴藝優遊幾載間。往來流水又高山。試來白雪陽春曉。一種清和調調寬。在座姑姨相笑語。不意阿妹能若許。片言憑語你爺娘。也應及早獻天子。從斯名動帝王州。秦樓楚館讓風流。公子千金買一曲。怡然冷笑不回頭。朝遊金臺文武殿。錦帳龍顏屢顧盼。承恩兩袖滿天香。月在宮樓花在面。秋月春花能幾時。征鴻何處北南飛。長安銅駝牛荆棘。何處梨

園覓羽衣。回首京華多變。改花落歌臺。月落院御溝。流水日空閒。半生未遂半生願。流離今日又誰憐。生涯度日更如年。百年粧盡妖嬈態。不過贏來一二錢。可堪宮禁風流藝。今日都成糊口計。莫把宮粧相贊道。宮粧二字千行淚。曾幾昭陽宮裏春。此身豈料苦風塵。若爲陋巷紅顏客。寧作長門白髮人。紅顏自古多薄命。豈惟有妾今孤另。何哉生女願紅顏可笑人。情太僥倖。

●飛來寺賦 福岩侯遺草

侯名阮登。北寧桂陽縣大荔社人。以長於賦藝名於時。故俗諺有云。賦翁蒜喫多之。蓋言其賦藝之佳所不必問也。侯於黎弘定壬寅科舉正進士。自鄉會至庭廩制皆第一。奉使北國。曾作飛來寺賦。及與北人朝鮮使廣酬諸作。人多傳誦。名騰上國。官至侍郎福岩侯。謹接遺譜。公奉使過飛來寺。時北人索作飛來寺賦。先生覽寺景一遍。命筆立就。北人傳誦。聞于清帝。先是飛來寺成。清帝命百官作賦。數月未有稱旨。及聞先生賦甚嘉獎。先生入謝。硃批云。嘉汝能賦。結後有「何異入天台之劉阮」之句。口腔似仙格。嫌其無對。奉使還至漢陀而沒。後爲是社福神。

賦略曰。但見祇園宏廠。淨地豁開。寂滅之江橫過峽。須彌之峯峙懸崖。完不鳩而集之。工宛爾黃金宮殿。矯如翬斯飛之狀。依然碧玉樓臺。天有一壺。世界地無半點塵埃。內則蓮座輝煌。檀烟馥郁。貝葉宣寶藏真經。慈燈焰昏衢巨燭。供餘偈罷。閒門憑童子。晝閉茶歇鍾殘淨院。聽老僧夜宿。四序開般若之花。千古長真如之竹。外則扁開甲乙碑刻高低。送客之花容莞笑。迎春之山鳥喧啼。碧澗涵噴水之龍。舊汚盡滌蒼松引避烟之鶴。老幹常栖。斯飛來之景致。真名勝之標題。余今香火偕緣。皇葩預選。九重鳳詔口銜。萬里鴻達翼展。觀光上國。寧辭驛路遙馳。旅幣中庭。正幸龍顏近見。今則按轡臨清院。玩景上飛來。何異入天台之劉阮。

●今詩摘錄

重遊宣城森山瞻拜神母靈祠

義園
阮文桃

再到森山訪古城。崇祠依舊著靈聲。春秋俎豆存邦典。今昔登臨熟客程。暮鐸晨鐘岩外響。岑樓畫閣霧中生。瀘江花草遮征馬。兩度逢人歲七更。

△螺城懷古

斷壘殘城繞四圍。山川依舊帝王基。興亡未必緣神弩。成敗何須責女兒。古井荒涼前代迹。啼鵠嘹喨故宮悲。封溪五十年王業。誤在和親豈在龜。

○登象山

山屬建安省安老縣知來社。山如象形。因名象山。中有石洞深廣分爲二竅。人號象喉。

喉中有井。水色澄清。四辰不竭。山頂有方石。

人號棋盤。相傳古辰羣仙圍棋處。當黎莫交兵之辰。莫氏於山前山後各列營陣。

虎隊虬龍萬仞垂。象山山色正依依。仙棋雲鎖餘殘局。莫陣苔封沒故基。玉井霜凝花有淚。石

喉春到柳舒眉。古今閱盡英雄眼。共嘆天工造設奇。

▲河東十詠

松雲阮敦復

其一 銳浦綠波

一望平湖漲綠波。銳江春色近如何。姥牢中沚浮菱荇。多士前川泛柳花。紅杏隔村呼酒伴。白蘋連澗釣漁歌。萋萋萬福洲。前草況又春來碧色多。

其二 銳江秋月

銳江歲歲每逢秋。月色宜人景不殊。沈璧影疑牛渚靜。耀金光似玉山浮。車田潦盡出葭葦。文浦波澄藏斗牛。欲問三羅黎戰史。江頭月冷水流。

其三 虹橋舊規

(三十年前猶舊觀僕少
辰曾過此今追紀之)

陳李遺規今不在。雲龍勝概舊堪追。臥波曲榭臨風處。飛岸長樓對月時。豈僅行人閒策馬。更教坐客醉吟詩。祇今平地塵頭起。自動機車且

暮馳。

其四 寶藏新院(今黃制臺所經紀)

且喜河東景色新。寶藏有院屹江津。朱簾暮捲寧山雨。畫棟朝飛銳浦雲。擬滕王閣句
以紀實之南海精華垣下集。北城草木望中春。

北城即
北圻也

東方氣象巍然處。留取宏謨起後人。

其五 織錦機聲(河東安南技藝廠中之最特色者)

聲聲何似鬧江城。最是機中織錦聲。體彩迷離雲裡鳳。工夫多少樹頭鶯。將教寰海爭奇會。盡識河東織錦名。珍重前途皆錦繡。江山半幅製將成。

其六 香山歸路(河東爲北邙士女歸香山必經之路除間道由河東外)

不知何處是香山。但見歸山人往還。銳水空迷恆水合。青田擬作鷺田看。松敲月店山僧侶。花散香街玉女團。此地固應方便路。香山絕峯有誰攀。

其七 平康故里(平康里前在姥平文館二村之間)

平橋烟景是非耶。六七年前恍夢過。此地雖非

裘馬路。當辰猶是管絃家。朱樓巷口幽花笑綠柳橋邊夕影斜。莫向銳江村外望。徘徊春水綠生波。

其八 戊癸市聲(戊癸旬間五日十日
也爲加東市交易日)

青山一下紅塵走。始識人間有市聲。利藪趨濤人響湧。日中亂瀑衆音成。蜃樓明滅曉昏色。鮫客驅馳朝暮情。自是河東好都會。然而拙者本無爭。

其九 前村荷竹(求多村接近河東庸街)

車馬紅塵壓綠楊。前村風景細思量。竹深是處堪留客。荷靜誰家競納涼。茅屋月明敲素影。柴門風送動微香。年來笑我隣城市。幾度寒梅問故鄉。

其十 道人新居(僕以保大元年冬築書室于河東庸)

道人本是林泉客。卜宅今爲城市翁。晏子宅前塵敢避。(晏嬰)黃家籬下竹相逢。(黃山谷)兩間不少濂溪月。一室堪題邵子風。且樂尋芳多勝日。銳江津曲萬千紅。